

河南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河南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Yt248/13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本辑编辑：袁 蓬 王锡朋 魏一明 马建干

河南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 出版发行

期刊登记证(豫)089号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5年3月郑州第一版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目 录

无尽长的死亡线

- 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……………李 蕤 (1)
- 唐河“人市”(通信)……………靳士伦 (55)
- 难忘的一九四三年……………张洛蒂 (59)
- 我所见到的鲁山灾情……………韩天申 (66)
- 巩县灾情点滴……………于同堂遗稿 (69)

民元至民国十四年河南军事述要

- ……………原载开封《中国时报》(71)
- 记抗战初期的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……………张立云 (86)
- 伊洛区抗日根据地创建经过……………张剑石 (92)
- 伊川抗日纪实……………蔡芷生 (107)
- 抗战期间密县人民救护美国空军驾驶员的经过
- ……………陈兆新 (121)

- 三友实业社开封经理处始末……………苗雨田遗稿 (124)
- 记开封王大昌茶庄……………寇华亭遗稿 (133)
- 许昌英美烟公司与许昌烟区……………李耕五整理 (142)
- 我任中央合作金库河南分库经理的回忆
- ……………洪永权 (149)

浙川县曲剧的演变·····	刘文兵(153)
早期的镇平曲剧·····	赵汉三(161)
河南地方戏剧种之一——宛梆·····	谢丹枫(163)
抗战初期的周口众声剧团·····	韩绍诗(167)

〔 质疑 · 订正 · 补充 〕

对《河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、十二辑的几点订正 ·····	宋聿修(173)
对《“博爱”、“民权”等县的来历》一文的订正 ·····	台大庆(174)
陈善同不是戊戌科进士·····	曹季彦(174)

〔 补白 〕

蒋鼎文与汤恩伯的一场争吵·····	陶仙舟(65)
支那军无名勇士之墓·····	刘协中(68)
冯玉祥主豫时的五个模范县·····	陈华策(70)
一九三一年罗山县长被杀真相·····	吕量如(123)
长垣厨师遍天下·····	歧峻 呈云(141)
汝州粉皮·····	唐子正(162)

无尽长的死亡线

——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

李 蕤

这组文章，最初以“本报灾区通讯”的名目连载于南阳《前锋报》，作者的署名是“本报特派员流萤”。一九四三年五月，《前锋报》把当时已经发表的十篇辑印成一个单行本，书名为《豫灾剪影》，作者署名仍是流萤。《豫灾剪影》出版后轰动一时，但只印了两千册。本刊承作者帮助，找到了一个印本，现重新发表。并补入了《豫灾剪影》出版后始在《前锋报》发表的《粮仓里的骨山》，共十一篇。根据作者意见，改用现在这个总标题。重新发表前，作者对文字作了一些校订，并写了《后记》。《前锋报》社长李静之曾为《豫灾剪影》写过一篇《序言》，由于其内容大抵已包括在李蕤的《后记》里，故未再刊印。

暗哑的呼声

亲爱的读者：你们必须密切地注视这件事实，并且想办法改变这件事实，便是：河南一百一十县的三千万人，十分之九在饥寒交迫中，正在大批地死亡着，继续不断地死亡着。

河南农民，是一只牛，一只骆驼。忠诚、驯顺、忍耐，是河南农民的特点。抗战六年来，河南农民抢先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，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，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，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，征购证实第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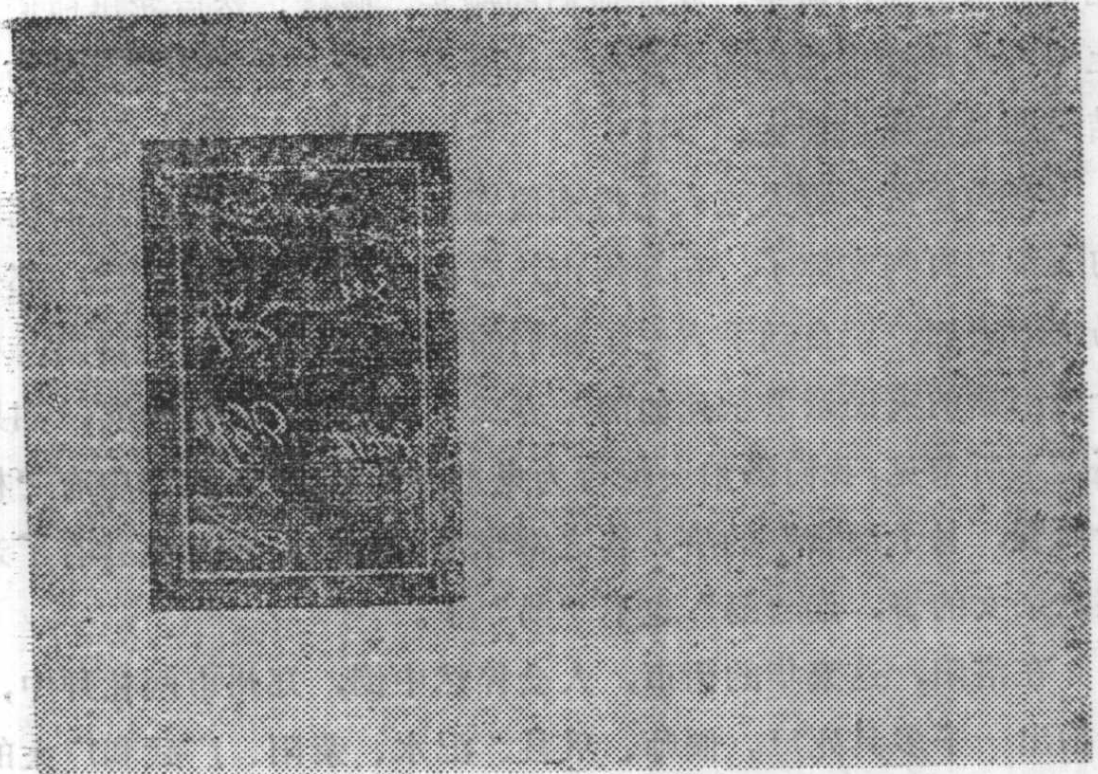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自然的暴君，从去年起，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。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，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，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，到秋天，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。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。

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。对于这些天灾，他们只会忍受。他们认为命里注定的折磨，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，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。最先，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，从两顿改成一顿，不吃菜，不吃油，不吃盐，然后吃谷皮，吃麸皮，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，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，渡过荒年，便算万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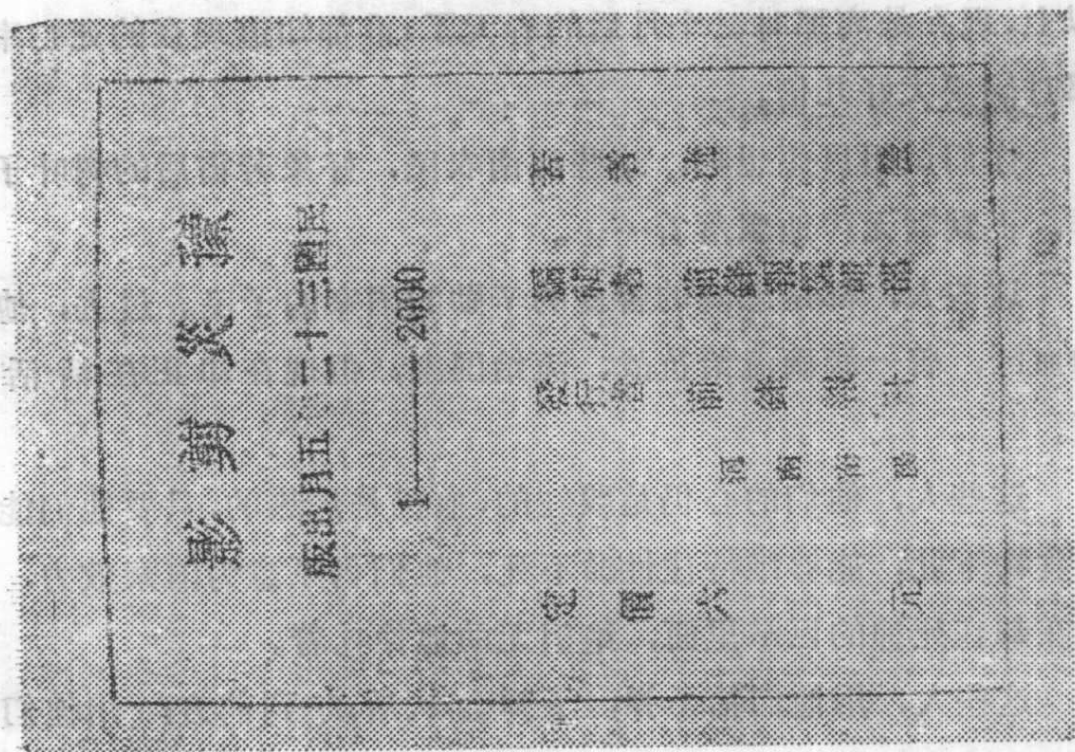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谷皮、麸子也没有了，他们开始吃草根，剥树皮，嚼树叶，用平常牲畜都不吃，只能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。

你们尝过榨油剩下的渣滓——麻糝饼的滋味么？但在灾区，它要八元一斤才能买到。你们尝过河里芊草的滋味么？但在灾民们，他们要弄三元钱才能换来一斤。甘薯根磨成的面要卖十元一斤，榆皮面也要五元钱才能填一次肠胃。于是他们便吃干了的柿叶、剥下的柿蒂，蒺藜捣成的碎粉，吃麦苗，捡收鸟粪，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，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。

人终究不是牲畜，牲畜的饲料他们不能消化，肥料更不能消化，于是他们开始贫血，瘦弱，疾病，然后面部浮肿，而迅速地死亡。



《学文剪影》封面及版权页



他们曾经挣扎过：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，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，卖掉他们的锄头，破袄，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，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——卖了儿女，卖了老婆。然而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。

在黄泛区，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，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。在郑州市，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；郑州马水道夫妇，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；在洛阳，有个洛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。这些事实，如果不是亲听亲见，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！古书中有“析骨而爨，易子而食”的事，读之常觉毛骨悚然，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，连“易”也不“易”了。

在洛阳，这繁华的街市，人会猝然中倒，郑州市两礼拜中，便抬出一千多具死尸。偃师、巩县、汜水、荥阳、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，每天死亡的人口都以千计。入春以来，更每天每村都有死人。据一位视察人员去年十月间的调查，每天河南要死四千人以上，现在是离那时三个月后的春天了，谁都知道现在的死亡率比那时候要大好几倍。

你们试闭目想想吧，这些河南农民，好象苦霜后的树叶子一样，正默默地飘落着……。

这些人，都是忠诚的善良的辛勤的国家的子民。过去，他们的血汗，曾一滴滴流给抗战，流给国家，但现在却正在活活饿死。

这些人，他们的心仍是殷红的，血仍是炽热的，只要他们能够有食物下肚，能够维持住性命不死，他们仍原意为国家效力，但现在却在死神的巨掌里面，绝望无助地挣扎着。

这些人，用他们抬子弹，子弹会从后方到前方；用他们开

垦，他们会把荒山变成肥沃绿野；训练他们驾飞机，飞机会飞；训练他们开轮船，轮船会走，……这些人是国家多么巨大的财富，然而，他们却迫近着死亡。

“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”。 “人”能活下去，才有“事”可管，不然的话，一切努力都归徒然。

譬如在今日，我们谈造林，但却眼看着千千万万株旺生生的树被剥得精光，净待着秋后死掉；我们正推广着卫生常识，灾民们却把观音土吞下肠胃，净待着肠胃烂掉；我们给儿童讲母爱，大街上却发生着母亲卖儿的惨剧；我们要澄清役政，也许今天中签的壮丁明天饿死。总之，严重的灾荒，掩盖了一切的真面容，改变了一切事物的正常轨道，阻碍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合理发展。现在一切施政，都须要顾及到怎样掀去这个扼着总港口的大礁石。

对于这次浩劫，除了“冥冥者天”之外，我们不能忘记另外的帮凶。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把粮囤集起来，把生活线抬到天上，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，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。在灾区，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。借一百块钱，麦天要还两斗麦。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。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，使禾苗枯死，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，却是这些两腿动物。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，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，他也帮助了旱灾，加速人们的死亡。

广大的灾区！众多的灾民！闪在我眼前的是无数的饥饿的眼睛，枯瘦的面影，环绕在耳畔的是他们悲惨的声音。但我知道，我的行迹，不过是在灾区的惨情中爬过一条细线，我所看到的，也不过是这惨情中的一鳞半爪而已。

希望大家看着些这白纸黑字，能想到这是几千万哑巴垂死的呼救声。大家一齐集中视线，一齐伸出热情的手，把他们抢救到

生的彼岸来！因为，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抗战伙伴，他们过去为抗战流血流汗，将来还准备着为国家流血流汗。论过去对抗战的功劳，论今后对抗战的重要，都须救他们不死！都须火速救他们不死。

走出灾民的“大聚口”

洛阳，这个号称“九朝古都”的历史名城，今天成为河南三千万农民向外逃荒的“大聚口”。

由于开封已经沦陷，黄河已经“改道”，在黄河新道西岸的邙山陵上，日本兵已经建立了可以“拊郑州之背”的桥头堡。河南半壁河山，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，只有从洛阳到西安，还有一段铁路通向“西省”，通向“大后方”。于是，成千累万的灾民，便象热锅底的蚂蚁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，希冀冲出死亡圈，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。

几个月来，这个灾民的“大聚口”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。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，但灾民却好象永没尽头。大街上，小巷里，防空壕中，破旧的碉堡中，……任何地方都有他们。谁家只要一开大门，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群。家家户户一般终天关着门不敢开，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。

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他们怎样受饿，怎样饿死，在二月二十六号，我骑着一辆脚踏车，离开洛阳，寻向灾区河流的上源。

（一）应该同情谁？

行经车站，火车上下照例堆挤得人山人海。那列车是装运牛皮的货车，多半没有顶盖，牛皮已经堆得几丈高，他们还在牛皮上面又砌了几层。因为人多，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，有许多人仅仅仗着干的牛皮支持着他们的体重。一想到从洛阳到西安上

千里的磕磕碰碰的旅途，心上便不禁为他们一冷。但是，怎么办呢？这是照常的事。他们身下坐的牛皮，也许正是他们自己饲养过的牛，也许它会保佑他们不从车上摔下来吧。

时间正是下午，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，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，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。他们害怕稍不留心，火车便会飞去。

有人喘吁吁地跑回来，手里掂着破棉袄，他们大约是刚从古董市场回来，他最后的财产没有得着机会卖掉，车上的家人还正空着肚子。

一节停着的车厢，正卸麦子。麦包的四周，有十几枝枪在游走着，而几丈远的外面，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，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，准备等搬完后去扫。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，立即吃了几皮带。我注视着尘埃中寥寥无几的麦粒，心想：如果平均分的话，每人未必能分到一颗，但结果会因此抢得就地打滚是靠得住的。

正在凝神看，忽然发生一阵骚乱。一个黄瘦的中年人，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，赶上以后，那老人便象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，那瘦子边打，嘴里还边骂着：“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……”，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，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。这时，一阵风似地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，也有大人也有小孩，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。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，也不是帮助那瘦子，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。

几秒钟后，那块硬饼成了碎末，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。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，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，鼻孔里流着血。

平时我是最喜欢“打不平”的，但这时我却两眼昏花，连“不平”在哪里也找不出了。

（二）两个孩子的母亲

踏上公路，立刻刺得人眼睛发花的，是那千千万万株剥光皮的榆树。公路两旁的树，保甲长大约怕灾民“效尤”，把剥掉皮的涂上假色，但也丝毫无效。大的、小的榆树，没有一棵幸免，它们在大野中赤条条地立着，惨白的躯干，使人一望悚然，忘记春天已经到了人间。

那些被剥光皮的榆树们，还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，便要全数成为干柴，现在还正延展着生命的一点余力，发芽生叶。如果不和这浩劫一道说，单来看这些树的话，实在觉得它们“可怜”得很。但是，那些剥光它们、吃光它们的皮的人们，死掉的不说，活着的却也和树同一命运。因为据从光绪三年大灾荒过来的老人讲，吃草根树皮的人，即使能熬过这个年景，接住好年景是仍要病死的。

在洛阳东二十五里白马寺附近，一个年轻女人在抱着小孩子痛哭，一边站着一个老太婆。乍看之下，我想大约又是卖孩子的，临撒手给人的时候不忍心。谁知道恰好相反。原来，这个女人有两个孩子，她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都饿死，决心把小的送人，让他逃个活命。前天原已送给一个姓李的小生意人，但后来又有姓马的富户说也要小孩，她为了孩子不受罪，又到李家把孩子讨回来，但讨回来后，这个姓马的富户又不要了。中间当初是由一个老太婆介绍的，现在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哭着非让她抱走不可。

出发的时候，我特地换了几十元的单张钞票，意思是作为“买路钱”，遇着太凄惨的事情时，可以骗骗自己的感情，这时便给

了她几块钱，乘势走开。

没走多远，便看到前面一个人，脚步踉跄，左右摇摆，两步紧，一步慢，且走且停，且停且走，一会儿趑趄到公路的右边，一会儿又趑趄到公路的左边。我想，一定是个醉汉，待越走越近，才看出是一个女人，她的后面，跟着一个小孩，有三四岁，也瘦得东倒西歪，游魂一般跟着行走。很显然地，母亲已经没有照顾他的知觉。走到跟前一看，才发现那女人的怀里，还束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，眼看便要坠下。看到行人，她已无力乞讨，只睁着两只无光的大眼，给她钱时，她已经不知道用手接，只怔怔地呆视着前面。

几十步以外，我还看到她好象一棵风里的弱草一般东倒西歪地走着，谁也难说她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后会不会一跌永不再起，同时谁也不敢想象两个小孩子的命运。

（三）披散出地面的黑发

虽然已经到了春天，但因为一连刮了几天东北风，气候仍然非常冷，在自行车上，我不时得动手擦鼻涕，风沙劈头盖脸地打着行人。

路一段段延长，灾民也逐渐加多，三五成群地在路旁瑟缩着，他们都是觉得已经到了春天，把破袄换成黑馍吃掉的，却不料天气也专和穷人作对，这几天又冷得跟冬天一样。

从义井铺到偃师，我看到三个死尸在马路旁边：一个是头发已白的老头，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，脸向下伏在路边的麦田里；有一个就在公路的边缘，一只干瘦的黑狗正在啃食。当时冷风萧萧，恰好近处一个行人也没有，使人恍若置身鬼域。我下了自行车，拾一块断砖向那狗掷去，但当我一离开，看见那条狗又立刻折了回去。

另外一个，我并没有看到全尸身，只看到露出土面的一头黑发。头发很长，全披露在地面以外，那大约是就地死掉随地掩埋的，因为路心太硬不能埋，一边的田里人家又不准，所以只好埋到公路一边种树的地方。

这三条尸身，大约是天将黄昏时看到的缘故，他一直贴在我的脑子上，尤其那披散在地面上的黑发，我一静下来，便飘在我的眼前。

风砂七十里

（一）莜菜也能做“馍”

一到偃师县城，便看到一个和平常不同的现象，那就是粮行的增多。许多从前卖京货开旅馆的所在，都变成了粮行。长街的粮食簸箩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远远望过去，宛如万朵花树齐开，真好象丰年一样。而卖小吃的人，也从城里一直蔓延到关外，连大路边也成了摊贩集中的场所。

但是买粮食的人，除了“东路”来的借贩运营利的贩子以外，零星购户，大都是余一升半合。至于那些喊干嗓子的卖小吃的人，在另一个锅里却煮着苕草，嘴里咬着石块也似的东西。

在这里，麻糝饼、棉子饼已经是穷人食品的大宗，小商店的门口都有陈列。麻糝饼每斤六七元，棉子饼每斤四元，这些东西，是平常牛都不吃，只作肥料用的，现在却成了灾民垂涎的东西，因为他们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啊！

“夺馍”的骚乱，时常发生着。但十个有九个夺的结果只换得一肚子气，一顿拳脚。

在十字路口，一个老头伏地痛哭，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。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，换了一升米，正预备回去，救一救病中的

孙孙，不料走到这里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扎袋口的绳，米撒了一地，于是四围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，乱抢乱抓，等到警察赶来，用棍子把小孩子赶散的时候，他的米已经所剩无多，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。

在市场上还发现一种奇异的食品，便是蒺藜馍。制法是把蒺藜的秧子和蒺藜子一道晒干捣碎磨成面蒸的。我试尝了一点，简直没法说那是什么滋味。诸君！你们想到过蒺藜能下肚的事么？但你们先别为这东西难吃而皱眉头，这也不是每人都能吃到口的。春天是没有蒺藜的，而做成一个馍，又得多少棵蒺藜啊！

夜里访问乡长，他说本乡在十天之内便饿死了九百多人，……推想全县，推想全省，一天更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！

（二）油锅里的钱也得用

在偃师停了一宿，第二天上午，又踏车东行。

虽然已经到了春天，但因为几天的东北风，却冷得仍然和初冬一样。大风砂迷了人的眼睛，车根本蹬不动，只好推着走。

而洛河里从东到西的船，这时候却高高地扯起帆，风把每一张帆灌得象孕妇的肚子一般。东往西行的人，苦乐正是一个对比，正好象这荒年中的富人和穷人一样，穷人们在这时候卖了家具，卖了衣服，卖了田地，卖了妻子儿女，而那些殷商富贾，和乡村的高利贷者，却趁这个时机用囤积、用阎王账，巧妙地把别人的衣服、田产、妻子、儿女都夺到他自己手里。

同行的人，是一个年老的农夫，一只腿瘸着，腰还有些佝偻，他是荥阳县玉皇庙村的人。他从洛阳回来，推着一个小车，风砂把他的脸涂抹得不象个人形。他推的并不是粮食，只是几口袋糠。我很诧异他这么远运这利钱薄的东西，他说：“啥办法呢，先生！推粮食没有本钱啊！就来买这两袋子糠，还是揭来的钱。”

“利钱多少？”

“一百块钱，到麦天出一斗麦的利，老斗！”

所谓老斗，是和全国新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的老式大斗，新斗只有二十斤，而老斗却有四十五斤。

我很为他抱不平，并且很愤慨地问他这个高利贷者的姓名。

他说乡下都是这样，有的是借一百块钱每天出三块利，也有的是这时候借一斗麦天还三斗。

“没有办法——油锅里的钱也得用哪。”

当我稍稍镇静下来之后，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唐·吉珂德气了。在今天，在广漠的河南一百多县中，被奸商和高利贷者活剥皮的，岂止这一个老头子，高利贷者又何止千百个？问他的姓名又该如何呢？

（三）又一种新“食品”

蜿蜒东流的洛河，和迤邐东行的洛郑公路距离不远，一会儿并拢来，一会儿又岔开去。

河滩的风砂，隐没了远山和村庄，河边的一切都看不清楚。在远远的沙滩上，时常依稀望到有蠕动的黑影。

“这样大的风，河滩上还落那么多的雁！”我随便说出来。

“雁么？那都是人哪！”那佝偻的老头说：“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子们在拾雁粪，——这年景，什么东西都叫人想法子吃遍了。”

“什么？雁粪中吃么？”

“嗯，中！有什么不中？还有人吃观音土哩！——他们拾了雁粪，回去用水淘淘，里面还能淘出没有消化完的草籽”。

除了沉默之外，我还有什么说呢？

走到一个大坡的下面，突然听到拐弯处有喑哑的哭声，寻声走近一看，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在地上躺着，两只小手向空中抓